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六回 宗澤大勝兀朮兵

卻說黏沒喝與兀朮大驅人馬來到西安橋，遙望見橋邊撞出一彪軍來，為首一將乃汪泰世，大叫：「胡羯奴，吾在此等候多時！」舞刀躍馬，直奔兀朮。兀朮舉槍來迎，二人戰上六七合，汪泰撥回馬引兵從橋畔走去。兀朮催動人時馬，殺過雞籠山。忽山後鼓聲竟起，喊殺連天，左邊劉衍，右邊何賢，二支軍殺出。兀朮大驚，謂黏沒喝曰：「吾若不退，中宋將之計也。」眾胡兵皆棄甲倒戈而逃。黏沒喝走回，西安橋已被宋軍拆斷。隔岸汪泰令軍士放起箭來，胡兵被矢死者無數。兀朮不敢向京西路走，引眾望渭州而遁。宗澤率大隊抄出山谷。胡賊不知宋軍多少，且戰且走，安敢久停，盡棄輜重而去。劉衍、何賢皆受將令不敢追襲，掠獲軍器糧食不可勝計。兀朮見山谷中有軍，將出大路，前面金鼓震天，王宣一彪軍馬截出，大叫：「胡賊早下馬就戮！」兀朮大驚，與黏沒喝等拚死殺開血路奔走。王宣趕去。至九龍河，王策勒回馬抵住一陣，被王宣只一合捉於馬上。胡眾大敗，不敢出滑州，連夜走入雲中。宋軍獲全勝，解縛王策來見宗澤。宗澤急出帳以手解其縛，命左右設坐，王策拜伏在地曰：「亡國之俘，受擒麾下，幸不加誅，已為再生矣，豈敢與留守行賓主禮耶？」澤曰：「公乃遼之大臣，非胡人哉。小將誤捉將來，望乞恕罪。公從大金來，必知二聖消息，金國虛實，願與澤詳言之。」策曰：「天朝道君太上皇帝，即今淹禁五國城不遣。金主近來荒淫無度，專事兵革，國中虛耗，大臣各不和睦，又數次出兵失利，以策所料，中原應當興也。」澤重用王策，遂決大舉之計。召諸將謂曰：「王策道金國虛實，必如其言。汝等有忠義心，當協謀剿敵，期還二聖，以立大功。」言訖泣下。諸將皆咬牙嚼齒，鬚髮豎立，拔劍砍石大呼曰：「吾等皆願直抵沙漠，迎還二聖，雖一死無憾也！」澤遂以王宣鎮守滑州，其險隘處俱撥將把守，以備金人復來。

人報岳飛已回。澤召人，問出兵之事，飛一一具對，復陳金人可取之勢。澤甚喜，仍遣子宗穎詣行闕上疏，請軍駕還京師。自是澤威聲日著，敵聞其名，當常尊憚之，對南人言必曰：「宗爺爺」。

卻說宋高宗以國政付之汪伯彥、黃潛善，綱紀日紊。所在盜賊蠭起，二人皆匿之不以奏聞。內侍邵成章劾二人：「專事諂媚，必誤國事，乞陛下早正之。」帝怒，竊貶成章於南雄州去訖。閹門大使奏東京留守宗澤遣子奉表詣行闕。高宗當御案開視之。疏曰：天下之事，見機而為，待時而動，則事無不成。

今收復京洛而餘猶渡河捍蔽滑台，而敵國屢敗。河東河北山寨義兵，引領舉踵，日望官兵之至。以機以時而言之，中興之兆可見，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，在陛下見機乘時而已。若規規為偏霸之謀，豈非可鄙之甚乎！臣近日招得兩河劇盜有丁進數十萬眾，願守護京城。李城願扈從還闕，即渡河剿敵；楊進等兵百萬，亦願渡河同致死力。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，則眾心翕然，何敵之足憂乎！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，所以教其孝；敬其兄以及人之兄，所以教其弟。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，迎復二聖，使天下知孝弟。

高宗得疏，又聞馬擴聚兵奉信王將渡河入汴，近來澤屢勝胡虜，乃降詔擇日還京，賜遣宗穎。宗穎回見父澤具知其事，澤大喜，操練將佐，以待車駕北征。

是時，河北制置使王彥治兵剋日大舉，約會於宗澤。澤復遣人上疏曰：「臣欲乘此暑月，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，取懷、衛、兗、魯、相、鄆等州；遣楊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。既渡河，則山峒忠義之民相應者不止百萬，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殲金人。」

事方就緒，乞朝廷使聲言立遼天祚之後，講吾舊好，以攜虜情。

遣知機辯博之士，西使夏國，東使高麗，諭以禍福，必出助兵，同加掃蕩，如此則二帝有回鑿之期，兩河可以安帖矣。」帝與汪伯彥、黃潛善議之。汪伯彥曰：「宗澤治戎以來，疏奏不息，此皆狂者迂闊之論。凡事審勢而行，方無後患，陛下自當主之。」高宗遂不由澤請。

澤前後一十餘奏，每為黃潛善、汪伯彥所抑。今欲大舉，聞帝又不從，舊疾復作，遂不能起。次日，諸將皆入問疾。澤蹙然曰：「吾如今不能與諸君復議討賊也！」岳飛曰：「願留守善保貴體，何遽出此言。」澤曰：「吾以二帝蒙塵，憤憤至此，致成痼疾。汝等能殲敵以成吾志，則就死無恨矣！」眾皆流涕曰：「敢不盡力以副留守之望！」諸將既退，澤歎曰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明日，無一語及家事，但連叫「過河」者三而卒。壽七十，時建炎二年秋七月也。都人聞其死，號慟之聲。遍滿街市。劉后村《詠史》詩云：炎紹諸賢慮未情，今追遺恨尚難平。

區區王謝營南渡，草草江徐議北征。

往日中丞甘結好，暮年都督始知兵。

可憐白髮宗留守，力請鑾輿幸舊京。

宗澤已死，僚屬具表奏知，高宗聞奏歎曰：「值國家離亂之秋，謀臣早喪，何日得睹太平！」降詔以杜充為東京留守代澤，其將佐各居原職。都人以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，請使襲父任，不許。

卻說杜充為人酷虐，又無智謀，至東京，將宗澤規矩全改了。於是豪傑離心，舊日歸降盜賊依然叛去擄掠矣。

金撻懶聞澤已死，南朝無甚勇將，復引十萬金兵南下，圍了濟南府。是時鎮守濟南府乃劉豫，聽得金撻懶部兵攻打城池，喚眾人商議，驍將關勝曰：「兵來將對，水來土掩。願明公假吾輕騎五千，殺救他片甲不回。」劉豫依其說，以精壯五千付之。關勝引兵去了。又喚子劉麟曰：「與汝人馬三千，從西門繞出敵後，會合關勝兵。」劉麟拜辭而去。劉豫亦率眾登城守護。遙望見金撻懶自坐中軍，督胡兵攻城，忽南門金鼓齊鳴，一彪軍從內擁出，為首將乃大刀關勝，躍馬持刀，如天崩地裂之勢殺出。金國先鋒幹裡訛抵住交戰，不兩合，關勝手起刀落斬於馬下。五千騎乘勢殺來，無不一當百，金兵大敗，金撻懶撥回馬落荒便走。劉麟一支軍截出，又殺一陣。撻懶不敢戀戰，刺斜殺奔東鄉，走離濟南府五十里。關勝奪得馬匹車仗無數，回見劉豫。劉豫大喜，重賞之。

卻說金撻懶引敗殘人馬屯紮東鄉，與副先鋒黃朵兒議曰：「關勝只五千軍，殺我四萬人馬，斬了先鋒幹裡訛。倘遇宋家大隊軍來，我等不夠殺也。」黃朵兒曰：「關勝昔乃梁山泊之徒，最驍勇，曾隨童貫征方臘，多有戰功，莫非正是此人？」撻懶曰：「嘗聞其勇，果的不虛。」黃朵兒曰：「吾觀劉豫易以利動，主將可遣人齎金帛華麗之物啖之，更許以歸降則用王爵加封。彼既得金帛等物，又說有王爵，必率眾來降。眾若不允，亦自納款。」撻懶喜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即遣人以金帛等物，言稱欲來與劉府君講和。守城軍報知府中，劉豫令開門放入。差人進見劉豫，具上金寶曰：「金主將多多拜上府君，別無敬意，聊奉金帛些須，少慰訪勞之意，外有書一角，亦令奉與府君。」劉豫最愛貪財，即令人受了金帛，接過書折觀之，備知書內來意，遂藏於袖，打發差人曰：「爾回見主將，吾自有主張。」差人拜辭而去。豫喚其子麟與之議曰：「金撻懶齎奉若干金寶送我，具書來招我降，許封高爵。吾每恨初選濟南府時，因見金兵南侵不欲行，告改選東南別府，執政官不准。今日莫若以城降，久後不失封侯位矣。」麟曰：「只恐部下不肯從。」豫曰：「他人無妨，惟有關勝驍勇不從，吾以便宜殺之。」父子商議已定。次日關勝入稟曰：「明公不乘金兵挫刃長驅剿敵，倘胡虜復聚人馬來到，一時預備未齊，何以御之？」豫曰：「金人遠遁，不可輕襲。不如堅守為上。」勝曰：「吾軍以逸待勞，何故避之？吾手下自有三千人馬，願去東鄉與金撻懶交鋒。」

如不勝，當受罪誅。」劉豫不從。關勝曰：「劉府君固不示兵，莫與金人通謀乎？」劉豫怒曰：「吾今不從，安制諸將？」令眾人簇下關勝斬之。關勝未及分辯，部下已押出轅門，臨刑大叫曰：「關某自幼從戎，身經數百餘戰，豈惜死耶！第恨不能恢復中原，削平胡虜，少伸吾志也！」言罷，群刀斧手斬訖回報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南來擊鼓逐腥膻，降虜堪羞不丈夫。海內小臣知取義，甘心就戮志吞胡。

劉豫既已斬了關勝，即揚聲曰：「目今朝廷政出佞臣，中原日蹙，我將投降金國，免爾百姓三軍鋒鏑之苦，願從者同開城出

降。」豫言罷，無一人應聲肯從者。劉豫父子恐軍民生變，是夜收拾家小，從北門縋城而下，詣金營納降。金撻懶大悅。次日部領人馬抵城下，城中始放下吊橋開門。撻懶入了濟南府，以劉豫復原職。